

当《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变成“戴珍珠耳环的猫咪”“戴珍珠耳环的玉米”，新旧媒介各擅其长背后——

网络交互感成就艺术的 N 种破圈

顾颖

新冠疫情起伏不定，令各类文化艺术场馆在开闭之间异常焦灼。如何化解因疫情而无法进行大规模人员聚集的难题，并继续发挥这些机构承担的公共文化艺术普及的功能？回溯不久之前互联网上一度兴起的名画模仿热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创意完全有可能把危机、难题转变成艺术普及的新的契机。

名画模仿热潮的始作俑者，是一场由荷兰网友首发的网络名画模仿挑战游戏，后有盖蒂博物馆主动地跟进、策划、推动，再后是世界网民的积极呼应。这股模仿热潮席卷网络，在疫情带来的压抑氛围中制造了一场皆大欢喜的游戏奇观。

疫情造成隔离，互联网提供联接，游戏汇聚人气，艺术维持基调。一个小小的创意，让我们看到，如果新旧媒介能够各擅其长，艺术普及不难在大众层面开展起来。

一直以来，高雅艺术的普及多少面临事倍功半的尴尬，博物馆作为一个承载过往文明精髓的巨型殿堂，更像财富和权力的炫耀，而不是亲近大众的文化载体，她对知识、身份、名望、价值的偏好，使庸庸凡众并不热衷前往。

互联网却刚好与之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巨量信息的空间，包罗万象，唾手可得。在消除时间隔阂与空间差异方面，任何传统媒介都无法与之媲美。然而，猝然获得的权利，不见得就一定带来解放。困于数据与算法罗网中的普通人，实际难以跨越出身与学识的局限。

如何跨越边界、打破隔阂？模仿名画活动，提供了一个方案——游戏！而且是游戏的最基本形式：模仿——



▲在网友们奇异的脑洞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变成了“戴珍珠耳环的玉米”

人类最原初的本能行为之一。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将日常的嬉戏玩笑，与美、崇高乃至神圣的境界联通起来；将看似无关的两端——隐身网络的芸芸众生和高居殿堂的经典艺术，连接了起来。模仿，举重若轻地消弭了大众与艺术之间的隔阂，消解了不同人群在知识、趣味上的巨大差异，使所有人都能兴致勃勃地面对同样的画作。

度敬、嬉戏、结构、解构、嘲弄……各种情绪各种想法心平气和地展示，在此氛围中，经典与大众变得亲近。也许，这才是以启蒙思想为根基的现代博物馆建立的初心所在。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游戏而已，至于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吗？但是很多东西确实不经意间就在这场看似简单的艺术游戏中达成了。

艺术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自由创造的精神，在传统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人的天才，才能突破生活、传统与形式的种种禁忌，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不一样的美，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而在这场游戏中，大众展示了在天性被释放，创造力被激发后的令人惊叹的力量：锅碗瓢盆、家居日用，信手拈来，点石成金。当看到被模仿得最

多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变成“戴珍珠耳环的猫咪”“戴珍珠耳环的玉米”时，你不得不为网友们奇异的脑洞和戏谑的技艺叹服；当一群带着口罩的医务人员在休息室中演绎出《最后的晚餐》的布局时，身处疫情肆虐的晦暗氛围中，这个画面暗喻的警示、悲悯与末世的情怀，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模仿，触及到伟大艺术感人至深的内核……在传统的常态的艺术普及活动中，无论是高雅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还是博物馆开放日、夜游博物馆等活动，多停留于识物、识人，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提升修养、陶冶情操。而能于其间跨越一步，激发出大众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可谓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名画模仿秀触及到了艺术普及的顶峰。

但这场游戏的价值应该说不止步于单纯的艺术普及，相对于疫情带来的晦暗压抑，它给身处疫情中的人们带来慰藉！费心搜索模仿的道具时，人们暂离了病毒肆虐的生活；在寻思如何翻空出奇时，人们暂缓了隔离的烦躁；在网络互赏的品鉴中，人们获得了创造而不是单纯模仿的满足……生活严峻的面目暂时隐去，在欢乐游戏中人们恢复了作为整体人的天性，各种不良情绪获得发泄的机会。艺术模仿，“给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一种暂时的、有局限的完美”（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虽然局限，但依然值得珍视。

除了慰藉，它还让我们看到艺术改造网络环境的可能。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介，给人类带来延伸，也带来瓦解。信息泛滥，让人迷失于对这个世界的把握；匿名化的环境，使放纵和恶意失去底线；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

界中，愚行、暴力、谣言、恶隐弥漫，公平、正义、美好需要刻意维护。名画模仿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可以激发潜能的隐匿性、传播的便捷性和参与的低门槛，以名画相号召，引导公众走向艺术。艺术品本身提供了一个经典、健康的主题基础，各种奇思妙想被框定在了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参与者们，面对共同的艺术参照物，简单的规则，站在人类文明精粹的阶梯上，交流、展示，向美而生。

必须承认，智能手机和网络已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异地共处、天涯比邻的事实，并没有增进彼此的认同和共情，比较而言，书籍、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介传达出的“与世人共存的知觉”更为深厚强烈（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在这个人类高度卷入又深度疏离的网络世界中，需要一种力量，将人类重新连接，有意义地连接。名画模仿秀展示了一种可能，在这个不分高低贵贱贤与不肖，人人可参与的游戏里，大众以丰富的形式自豪地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个性，并宽容地感受、接纳他人的表达和创意。其间表现出的自由、平等、包容和理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精神追求，自古及今，都弥足珍贵。人类面对共同的目标，分享情感、分享趣味，感受精神和谐共振的欢欣和振奋，仿佛迈入了世界大同的太和之境，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好境界。

这是网络时代的艺术普及给世界带来的新的可能，它也为传统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了新的思考、挑战和发展契机。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刘小东《自画像》

▶“刘小东：你的朋友”画展现场



刘小东和他的朋友圈

帕帕拉佐

“我想画一批我的朋友，三十年交往以上的朋友，已经发胖步入中老年的朋友。”2020年10月3日，画家刘小东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时隔不到一年，他的个展“刘小东：你的朋友”在上海尤伦斯艺术中心，穿越疫情正式与观众见面了。

作为中国当代油画界的领军人物，刘小东的绘画将个体的真实与时代紧密连接，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生命的活力、行动的瞬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并在诸多实地创作项目中，以敏锐的画作、文字和影像观察着世界。

去年十一月回到国内，刘小东即着手创作“你的朋友”系列，并于今年夏初全部完成。2020年疫情大部分时间被困纽约，刘小东与妻子和女儿只能待在公寓里，或在附近街区活动，也因此萌生了描绘最近的想法。与朋友和家人数月的分离，以及致命病毒的阴影让他开始思考这些最为特别的亲密关系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类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刘小东笔下世界探索的主题。2010年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金城小子”个展是他此前对此主题最为深刻的一次剖析。而相隔11年后，刘小东再度将凝视的目光拓展至他的朋友圈及家人身上。在该展览中，一个由导演杨波拍摄、关于画家与他的朋友、亲人在作画期间共同生活、日夜相处片段的纪录片，在上海尤伦斯艺

术中心，作为这个展览的一部分同步放映。这个长达90多分钟片子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观众驻足观看，更有人评价说，它的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画展本身。

这几乎代表了刘小东近年来创作的一大特点。作为画家，他不愿把画作为单纯的一个结果抑或作品来展示，而是把画画这件事拓展成一个全方位的项目来设计。他画的每一个系列，都好比一场精心策划的旅行，呈现他本人是如何一步步进入那个他尝试深刻理解和描述的世界。从草稿，到他写的创作笔记，到创作前期实地拍摄的照片，到和创作对象的交谈和场景布置，刘小东的创作过程更像一位电影导演在记录着一个故事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小东更像一位从电影导演转变而来的画家。无论在纸布还是画布、抑或是视频和影像，都成为了他最终作品的一部分。他画中的对象是他的演员，而作为观者的我们则是他的观众。我想这是他作为当代艺术家区别于一般画家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而他这种特别的工作方式，还有星光熠熠的后援。比如，侯孝贤就在十多年前跟随刘小东画画脚步，拍摄了一部叫《金城小子》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还获过大奖。

这次也是一样，杨波为刘小东“你的朋友”的整个创作行程留下珍贵的光影注脚。

去年十月，在北京北郊知名作家阿城的灰砖小院的角落里，在秋风落叶中，刘小东开始画阿城。而整个11月，刘小东一直留在黑土村，与母亲、哥哥和远亲享受深秋的金色阳光。在哥哥的帮助下，刘小东把一座废弃的农场棚子改造成临时的户外工作室。随天气逐渐转暖又可以重新在室外作画时，刘小东在北京798艺术创意园与妻子共用的工作室院子里画下妻子喻红，还在王小帅位于草场地工作室的露台上画了这位导演。春去夏来，刘小东以两组朋友及其孩子的群像为“你的朋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纪录片中，有这么一幕，发生在画阿城的间隙。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刘小东和阿城回到室内，尽管整日整夜地站立被画十分疲惫，但阿城依然保持了阿城式的静气。刘小东借此切入话题，“为什么阿城总是那么淡定从容？”阿城的回答同样耐人寻味，他说：“你首先要爱这个世界，不爱其他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位作家的言下之意是，艺术家的共性是爱这个世界，有了这个前提，你才有要描绘这个世界的冲动，你才能坚信，一切（不好的东西、疫情的困扰）都是暂时的，你才会想要把对世界的关怀留下来。

“我在阿城面前就是个白痴”，刘小东曾这么自谦地说过。1993年，刘小东与阿城相识。彼时，阿城已经出版了《棋王》，且做了《芙蓉镇》等多

部电影的编剧，十余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碍两人成为挚友。这些年，阿城曾多次参加过刘小东的“项目”。为他的作品展览担任艺术指导、图片记录者与纪录片拍摄者等等。

此次展览中，《阿城》是“你的朋友”项目中第一幅完成的油画，在近三米高的巨大画面上，阿城安然闲适地站在小院一角，不远处有个大井盖子，意喻“生活中的陷阱”。十月的北京正是初秋的季节，年近迟暮的阿城瘦骨清风的形象，与身后院落里微黄的爬藤与落叶、利落的竹枝相互映衬。刘小东在阿城家现场创作了近一周才完成这幅作品的大致构架。在日记里，刘小东写道：“画是最好的借口，让我们待着。”难得的相处时光不仅让刘小东回忆起了诸多往事，也让这次项目的创作架构与方向逐渐变得清晰——他决定将绘画对象的范围缩小到三两好友与亲人，通过“专注的面对”来反复思考肖像绘画的可能性与凝聚其中的时间性和情感。

如果不是这个纪录片，也许很少有人了解刘小东还与中国第六代电影有着这么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恐怕在当代艺术圈里找不到第二人。刘小东曾亲历并参与了这一代电影人的重新出发，在我国第六代电影人的电影中，也时常会有他的身影出现。

1992年，他和妻子喻红出演了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2000年他的另一画作《自古英雄出少

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4年他与王小帅一起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客串两个暴发户。多个艺术门类的“混合表达”就此成为他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作为同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代艺术家，刘小东和“第六代”间拥有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创作灵感。

当年，他们是一起迷茫一起探索的一代人。天赋出众的刘小东年轻时曾把各种主义玩过一遍：又民族又敦煌，一会儿毕加索一会儿梵高，学克莱因把泼泼在身上在画布上滚，搞行为艺术，最后还是决定从汪洋大海般的美术史里往回撤，回到现实，回到具象，回到身边。他改变了中国画坛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把油画作为展现宏大叙事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国的“第六代”电影人亦以电影作品不断击破“第五代”所缔造的叙事传统，并掀起了新纪实美学的浪潮。在最早发现刘小东的批评家范迪安看来，当年刘小东的横空出世代表了“中国艺术的年代转换”。而这次“你的朋友”所展出的那些“画中人”，正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代新人，他们曾和这位新写实画家一起生猛地往前走，希望电影和油画可以穿透历史，走出一代自己的样子。

刘小东和王小帅的缘分开始得很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小东与王小帅先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他们共同度过了桀骜不驯的大学时期，

并自然而然地开始参与和影响彼此的创作。刘小东大学毕业之后画的第一幅油画就是以王小帅为主角，随后王小帅又相继出现在《青春故事》《走神儿》《野外麻将》等一系列作品中。除了喻红，王小帅可能是刘小东画得最多的人。2010年，王小帅在北川的地震现场拍摄《我的镜头》时，刘小东和他创作《出北川》的过程成为了这部短片中的第一个镜头。

画《小帅》时，北京正值桃花盛开的清明时节，画中的王小帅坐在工作室阳台上，面对着地上的巨大火盆，随着炭火的温度一点一点升高，早年一起拍电影的点滴往事仿佛也在此刻回温。这对老友一起从青年步入中年，他们的儿女也已成长到了当时两人相识的年纪，生命在平凡的日子中开启了新的轮回。

看刘小东的画展，他的画画的朋友们都反映说，小东每到一个地方，不用待多久，待十天或者一天，他马上就能把那个东西抓到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学者爱说是精神实质或别的什么，其实不是，它其实是一种直感。就像《阿城》里的那个井盖，或者《小帅》脚边的那个火盆，这都是刘小东直感优异的体现。目前的中国画家里，不管是传统题材、传统技法的，或是现代的，似乎还没有哪个人在直感上超过刘小东。我们很多艺术家的直感都消失了，只剩下技法，因而失去了灵魂。